

追念張故校長伯苓先生

追念張故校長伯苓先生

六十年前謁見印象

張故校長伯苓先生是當代一位偉大的教育家，也是一位熱忱而堅強的愛國者。

我有幸早歲就讀於南開中學張校長之門，在抗戰勝利後，張校長主持考試院，蒙總統任我為考選部部長，又得以常聆教益；師生與長官部屬的關係，非比尋常。

茲逢張校長百年誕辰，追念往事，歷歷在目，僅略述片斷，以誌衷心崇敬與懷念。

民國四年九月下旬，我初謁張校長於天津南開中學，承他接見，談次即深感其對人和藹慈祥。

張校長的辦公室在學校禮堂轉角處，房子不大但很雅潔。我因招生考期已過，請予入學機會。他詳細問我由甘肅到天津的情形之後，他說：「碰巧在數日之內補招缺額，可以報考。」

我報考結果，倖被錄取為中學一年級正式生。

是年冬，我罹患嚴重寒疾。張校長除派人常予安慰外，並在校內特撥一間宿舍供我療養；病癒後，他告訴我應多注意運動。有一天清晨，他看見我在操場上跑步，很高興的對我說：「看，你現在身體好多了吧；以後務要經常運動，人必須有健康的身體，才能有所成就。」

張校長對我這麼好，並非對我有什麼特別看重之處。他對全校學生都親如子弟，既注意同學的學業，也關心同學的日常作息生活。

當時南開同學已有一千人，張校長記憶力強，每週都有二三晚住校，巡視同學自修功課或召見同學個別談話，每次接談，都能一一叫出同學姓名，尤其是每星期三在大禮堂集合講話的時候，他對同學的優點和缺點，都能說得一清二楚，且常指名叫品學兼優的同學站起來，讓大家看看，以示楷模。同學都能心悅誠服，衷心敬愛。

張校長創辦南開學校的動機在愛國，希望藉教育力量改進國民素質、振興國家，以全部精力和時間貢獻於南開的發展。他重視學生德智體羣四育的平衡發展，不僅注意學生知識的灌輸，而且提倡體育運動，更注重學生課外和社會的活動。

他指導學生組織敬業樂羣會、演說會、青年會等，並有話劇團體編演改革社會風氣之話劇，

經常在國家慶典及學校紀念節日中演出，寓教育於娛樂，師生都參與活動。在現時看，固很平常，但在民初，實開風氣之先。

張校長注重實學的培養，尤重科學教育。因此，對南開的圖書或儀器設備，無不儘量擴充，達到學生人人皆能親手從事實驗的目標。

他提倡體育，鼓勵學生參加各項運動，但也告誡同學在學業上決不可落後，不僅注意身體的健康，更要注意品德的修養及合作的表現。提倡競賽，目的不在爭勝鬥強，奪取錦標，而在增進健康，培養運動精神，以及獲得觀摩鼓勵之效。南

田炯錦

「為着立業應早成家」

民國六年夏，我依同等學力應考之規定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，於九月返南開學校取行李時，

適張校長為籌辦南開大學離校赴美，考察大學教

育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作短期進修，致未能面謁張

校長辭行，提前離開南開，常引為憾。

民國十二年夏，我在北京大學畢業，考取留美，因甘肅省政府補助之旅費尚未撥發，難於即時啓程，乃在北平進修英文。是年冬，在南開任教之北大同學王某以要事必須南下，約我接教其所授課目，因此，民國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夏，我有機會在母校短期教書。

我回南開謁見張校長，他很高興我到校執教，同時說了許多勉勵的話，他希望我往後在美國留學時，把握寶貴的時光，努力追求新知識，以便將來能為國家多作貢獻。

民國十八年夏，張校長二次到美考察，抵芝加

哥時，我正在伊利諾大學讀博士；我與南開同

學吳瀚濤兄由 URBANA 伊利諾大學前往芝城謁晤。
張校長由美國某學人招待，下榻密西根湖濱一大旅館。住房有三間，起居寬敞，南開留美同學分由各地往謁者先後有三十餘人，因此，座上客常滿。聚談中，張校長對國家大事、學校前途以及個人細節，無所不談，尤其對各同學做人做事更多指示，娓娓道來，親切之情，溢於言表。這次芝城南開師生的會晤，大家都感到非常高興，歷久難忘。

民國十九年夏，我與吳瀚濤兄在伊利諾大學得博士學位後，同被東北大學聘任法學院教授，東裝返國，八月中旬到瀋陽時，方悉距開學尚有半個多月，乃相約同往平津一遊。
我們先到天津，往南開學校謁見張校長，晤談甚歡。他高興看到我們都得博士學位，同在東大任教，期望我們以所學多多貢獻國家社會。

張校長因知我尚未婚娶，乃勸我早日物色對象，他說：「你已上三十歲，學有所成，古人事說，成家立業，為着立業，你該早日成家了。」，他並說南開女生不少，開學以後，如再到天津，他可以介紹。依然是那麼慈祥和藹關心自己的學生，這正是南開同學不僅尊張校長為師，且親親若家長之處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，我趁東大放寒假期間往南京參觀——因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來，我適在美留學，尚未到過。到南京後，偶遇友人約介，得謁見監察院院長于公右任；他勸我留在南京，在監察院為他幫忙，隨後

並提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，任我為監察院監察委員，我乃未再回東北大學執教。

從師生到長官僚屬

三月下旬，張校長因公到南京，對我辭去教席任職監察院，甚表贊許，並表示他本人雖以專心辦教育為職志，但極希望南開學校造就出來的學生，能在本國政治方面有所貢獻。因為政治是一切事業的重心，如果政治不健全，則一切事業都要受其牽累，難有預期的效果和進步。

張校長對建都南京後的中央政府，各方面多是朝氣蓬勃的現象，非常高興，他認為國家的強盛，端賴有為的政府，尤其希望南開出身從政的同學，要以救國救民為職志，努力工作，擁護政府。

民國二十四年秋，張校長二次到南京，南開同學集會歡迎，有七八十人到會。當時，正是北方情勢危急，何梅協定簽訂之後，政府許多機構被迫退出之際，他激昂的勉勵同學要努力救國工作。

會中有同學以抗日期間，南開學校恐難免遭受日寇之破壞為憂。張校長卻激昂慷慨的表示，自九一八事件之後，尤其是何梅協定簽字以來，日寇圖謀攫奪我國東北之野心早已暴露，平津一帶更隨時會有戰禍；天津如被侵襲，早為日人蹂躪的南開學校，當難免遭受破壞，但為抗日、為救國，卻容不得我們有所顧慮。他說，即使因抗日以致南開學校片瓦不存，亦不足惜。有中華民國，則南開學校縱使遭敵毀壞，何患不能恢



教育家南開大學張故校長伯苓先生遺照。

生先哲伯長校故張念追

復，如沒有了國家，學校倖存，徒爲敵人利用，以愚弄我國國民，辦南開學校又有什麼意義。因此，張校長提醒同學，雖然愛護母校，但應以愛國、救國爲重，更以參加抗日爲己任。

張校長高瞻遠矚，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，即

指出日人圖謀我國的野心，在南開學校組設東北問題研究會，促師生及社會人士注視東北，並由學校發起抵制日寇之種種行動，其愛國熱忱，早爲日寇所嫉視。也因此，他在抗戰初起，便將南開學校的設備和師生遷移至重慶南渝中學（後改名重慶南開中學），並使南開大學在昆明與清華、北大合組成西南聯大，使其教育事業屹立不墜。

抗戰勝利後，政府禮聘張校長出任考試院院長，沈鴻烈和我分任錄敍部部長及考選部部長，雷法章任考試院祕書長。大家碰巧都和南開學校有淵源，不是當年的學生就是職員或董事，因此，張校長常對大家說，我們應好好努力，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，才對得起國家和我們的學校。雖然從政，仍然不失教育家的風範。

在徐州會戰，軍事情勢逆轉後，政府將遷都廣州，繼續剿匪，各機關決定疏散一部份人員。張校長當時正患病，身體虛弱，他於陽曆年前幾星期前往重慶南開中學，行前告訴我們說，他蒙總統信賴，被任爲考試院院長，並派與南開學校有關人員充任考試院各單位首長，原想大家共同努力，爲國家考銓方面做點事，以期有所貢獻；不幸時局逆轉，今後難免會有一段長時間，一切以軍事爲先，在平亂安民與匪鬥爭期間，考銓工作勢必要比較不容易推展了。他本人因多病，須赴重慶休養，並就近照顧重慶南開中學，但亟盼考試院同仁務要追隨政府共赴國難，努力負責盡到底。

問題研究會，促師生及社會人士注視東北，並由學校發起抵制日寇之種種行動，其愛國熱忱，早爲日寇所嫉視。也因此，他在抗戰初起，便將南開學校的設備和師生遷移至重慶南渝中學（後改名重慶南開中學），並使南開大學在昆明與清華、北大合組成西南聯大，使其教育事業屹立不墜。

我到達張校長的住所時，工友便告訴我校長身體不好，請我不要多談。隨後，張校長由人扶入客廳，果然步履蹣跚且略有呻吟。寒暄數語後，張校長詢及中樞遷都廣州的情形，我告訴他，我離廣州之前，曾傳聞美國政府將支持我政府，將借我方五千萬美元，據有關方面透露，也說正在進行中，如能成功，人心當可穩定。

張校長聽後，即精神奮發大談時勢，他表示美國苟能在財政上相助，我政府當能支持下去。

他說，共匪是靠欺騙、挑撥起家的，共匪挑撥社會各階層仇恨，與政府爲難，其欺騙伎倆不會長久有效，在他們的佔領地帶，不久必會揭穿，而顯現其殘酷的真面目。祇要我政府能存在，繼續清剿之戰，人心必會歸向我方，不難將其消滅。顯見張校長對政府信心之堅定。

談次，張校長家人屢次請他休息，他都說他當日精神甚佳，聽了這些消息，病都沒有了，用不着顧慮，堅留我齋續談了約一小時，我辭別時，張校長尚且叫人扶他起來，親自送我到門口。

當時，我祇感到張校長的病，豈不是憂心國事所

堅拒抗美大義凜然

我們考試院同人聽了他的指示，都決心與政

府同艱苦、共患難，扭轉逆勢，復興中華。

民國三十八年秋，考試院各單位奉命遷往重慶，我於到渝次日，即赴沙坪壩南開中學謁張校長。

一月初，我方軍事情勢更加逆轉後，我因考選部一部份遷台，須親自赴台照料，乃於行前再往沙坪壩謁張校長，其時，已見張校長精神益顯衰弱，病況未減，但他仍然諄諄囑咐我，祇要政府許可，務須追隨政府奮鬥到底，勝敗就在堅持到最後五分鐘。這句話也是在南開學校時，他經常勉勵同學做人做事的格言。他懇切表示，他因身體太弱，不能工作，不久擬回天津。我說，天津已被共匪盤踞，回去恐會有麻煩。他說，人祇要不怕死，什麼麻煩，危險都不足慮，他個人體力已衰竭，祇求終老故鄉，絕不受共匪的威脅或利用。

民國四十年春，我聽到張校長去世的惡耗，不久，並聽到張校長逝世前，共匪在侵南韓時，曾強迫張校長主持抗美援朝會，但始終爲張校長

嚴辭峻拒。他說，美國與我國自有國交以來，一直都很友善，爲何要抗美？又爲什麼要我主持？結果，終被共匪戕害至死。

張校長果如從前對我們所言，決不受匪威脅、利用，而埋骨故鄉。回憶張校長一生辦學，致

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」我唯有用此數言，以表示對我們的校長與我的長官的崇敬與懷念。

六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於台北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目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

抗日時期東南敵後

包明叔著 定價68元

中外雜誌社經售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中外人物專輯（一）

汪公紀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二）

雷嘯吟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三）

王培堯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四）

賴景瑚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（五）

李先聞等著
定價：叁拾元

守正不屈身

伯苓先生手稿

蔣中正題

民國四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張伯苓校長在天津逝世 故總統蔣公特頒誄詞悼唁。